

文心雕龍

文心雕龍的研究

楊鴻烈

一 導言

我們考察學術思想的變遷，實在要經過啓蒙，全盛，蛻分，衰落的四個時期。全盛以後的情形，就如梁任公先生所說：『凡一學派，當全盛之後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衆；陳陳相因，固已可厭；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，則先輩已潛發無餘；承其流者，不過摭撫末節以弄詭辯。』而豪傑之士，欲創新，必擢舊，遂以彼爲破壞之目標。』這個現象，凡是讀過學術史的都可以知道。所以說，凡一種制度，學術，風氣，當他極盛時代，就流露出他的缺點來；那時就暗伏着極少極微的反抗分子，爲異日代興的接替分子。有這種一往一復的現象，學術思想方纔能夠有進步；不過這極少極微的分子，人人多忽略罷了。

現在且說我們中國的文學。從晉代以來，做文章的就專注重整鍊的功夫，並且理由要說得圓滿，事情要敍得密緻，還要講究奇偶；從美的一方面去看，固是很好，可惜從齊梁

以後就弄得太過了。於是造句越密緻，屬對越工整，就犯了浮濫靡麗，華而不實的毛病。那時代文學的狀況，看以下所引的話就可一斑。

(一) 南齊書文苑傳，把當時文章的弊病和來源說得很明白：『一則啓心開釋，托辭華曠，雖存巧綺，終致迂迴，宜登公宴，未爲准的，而疏慢闌緩，膏宣之病，典正可采，酷不入情；此體之源，出自靈運而成也。次則緝事比類，非對不發，博物可嘉，職成拘制；或全借古語，用申今情；崎嶇牽引，直爲偶說；惟觀事例，頓失精采；此則傳貳五經，應璩指事，雖不全似，可以類從。次則發唱驚挺，操調險急，雕藻淫豔，傾炫心魂；亦猶五色之有紅紫，八音之有鄭衛；斯鮑照之遺烈也。』這很可看出雕琢的不自然的文學流行的情形了。

(二) 隨書李諤傳，李諤上書說：『自魏三祖，更尙文辭，忽人君之大道，好雕蟲之小藝。下之從上，有同影響。競逐文華，遂成風俗。江左齊梁，其弊彌甚。貴賤賢愚，惟矜吟咏。遂復遺理存異，尋虛逐微，競一韵之奇，爭一字之巧。連篇累牘，不出月露之形；積案盈箱，惟是風雲之狀。』

從以上的話看來，就可以知道從晉代到陳文學變遷的大概了。像這樣的情形，無怪乎人人都討厭排偶，就不得不存矯正的念頭。於是在這駢偶猖獗的時代，就暗伏着一位抱文學革新的劉彥和，可惜當時既無人唱和，後人又只以他那部極有價值的文心雕龍當做修辭書去讀，就把他立言的宗旨失掉了。所以我把我讀了此書的意見寫出來給大家討論。一方面可以知道他主張自然的文學，——要用自然的思想情感來描寫，——是積極的建設；在別一方面，他矯正當時不可一世的雕琢的文學，依據他自定的標準去逐一的批評，是消極的破壞；再說他能看出並且能夠闡明文學和時運的關係：這就是他全書的三大好處。他這書最大的缺點，最壞的地方，就是「文筆不分」；換句話說，就是他把純文學和雜文學的界限完全打破混淆不分罷了。在他那文學觀念已經大為確定明瞭的時代，他偏要出來立異，要想以文載道，這是他最大的錯處！我這篇文章的目的，固然是要表明他在當時算得一個文學的革新家，但他的缺點，總是不替他掩飾的。

二 劉勰的略傳同他的論著

按南史本傳說：『劉勰，字彥和，東莞莒人也。……勰早孤，篤志好學，家貧，不婚妻。……梁天監中，兼東宮通事舍人。……初，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，論古今文體。……既成，未爲時流所稱。勰欲取定於沈約，無由自達，乃負書候約於車前，狀若貨鬻者。約取讀，大重之，謂深得文理，常陳諸几案。……勰與慧宸沙門於定林寺撰經，證功畢，遂求出家，先燔髮鬚自誓，敕許之；乃變服改在慧地云。』由這段小傳看來，他受佛教的影響，實在不小！他少依沙門僧祐居，所以就能博通經論，區別部類，集錄起來作了一篇序文；他所著的這部文心雕龍，條理非常之精密，在我們中國古書裏頭像這樣有系統的專著，真是少極了！我們不能不說他是很得力於佛經的研究了。他的論著，固然不限於以上所說的兩種，如南史所說：『勰爲文，長於佛；都下寺塔，及名僧碑誌，必請勰製文。』但是我們只研究文心雕龍這一部有價值的論著，其餘的就不管他了。

我們研究文心雕龍，最先必定要知道他的命名，同他的內容，現在分兩段來說：

文心雕龍命名的意義。文心雕龍何以要如此的命名呢？劉彥和解答說：『夫文心者

，言爲文之用心也。昔涓子琴心，王孫巧心，心者美矣，故用之焉。古來文章，以雕繅成

體，豈能取騶奭之羣言雕龍也？」（序志篇。）這幾句話，很可以算做他這部書名的訓詁定義了。

文心雕龍的內容。按黃叔琳說：『此書分上下二篇，其中又自析爲四十九篇，合序志一篇，篇共五十；依元本分十卷。……』這是篇數的內容。若是從大體去看，又可以分做兩大部分：第一部分包括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，直至議對書記等二十五篇，劉彥和曾作一段收束說：『蓋文心之作也，本乎道，師乎聖，禮乎經，酌乎緯，變乎騷；文之樞紐，亦云極矣。若乃論文敘事，則囿別區分，原始以表末，釋名以章義，選文以定篇，敷理以舉統，上篇以上，綱領明矣。』第二部分包括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勢，直至程器序志等二十五篇，劉彥和也作一段收束說：『至於割精析采，籠圈條貫，摘神性，圖風勢，苞會通，閱聲字，崇替於時序，褒貶於才略，惛悵於知音，耿介於程器；長懷序志，以馭羣篇，下篇以下，毛目顯矣。』（序志篇。）我們看他這書何等樣的系統周密，成爲專門的著述；但是隨書經藉志硬把他列入集部，真是無眼光識見！這一層章實齋在文史通義就說過了。

三 劉勰對於當代文學革新積極的建設方面的言論

在劉彥和那時代，正是「尋虛逐微，競一韵之奇，爭一字之巧」的時代，所以他首先就標出一個文學的自然主義出來；就是要先有自然的情感和思想，然後自然的描寫用來矯正那時代文學的趨勢。我們看他說：

「夫玄黃色雜，方圓體分；日月疊璧，以垂麗天之象；山川煥綺，以鋪理地之形，此蓋道之文也。仰觀吐曜，俯察含章，高卑定位，故兩儀既生矣，惟人參之，性靈所鍾，是謂三才。爲五行之秀，實天地之心，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傍及萬品，動植皆文：龍鳳以藻繪呈瑞，虎豹以炳蔚凝姿；雲霞雕色，有踰畫工之妙；草木賁華，無錦匠之奇；夫豈外飾，蓋自然耳。至於林籟結響，調如竽瑟；泉石激韻，和若球鐃；故形立則章成矣，聲發則文生矣。夫以無識之物，鬱然有彩；有心之器，其無文歟？」（原道篇。）

又說：

「春秋代序，陰陽慘舒，物色之動，心亦搖焉。蓋陽氣萌而元駒步，陰律凝而丹鳥羞；微蟲猶或入感，四時中動物深矣。若夫珪璋挺其惠心，英華秀其清氣，物色相召，人誰獲安？是以獻歲發春，悅豫之情暢；滔滔孟夏，鬱陶之心凝；天高氣清，陰沈之志遠；霰雪無垠，矜肅之慮深。歲有其物，物有其容，情以物遷，辭以情發；一葉且或迎意，蟲聲有足引心，況清風與明月同夜，白日與春林共朝哉？是以詩人感物，聯類不窮，流連萬象之際，沈吟視聽之區。」（物色篇。）

這兩段只是泛論人和自然界發生情感思想的情形。既有了情感思想，就該自然的描寫出來，所以他又說：

「寫氣圖貌，既隨物以完轉；屬采附聲，亦與心而徘徊。故灼灼狀桃花之鮮，依依盡楊柳之貌，杲杲爲出日之容，瀟瀟擬雨雪之狀，啾啾逐黃鳥之聲，嚶嚶學草蟲之韻；皎日嘒星，一言窮理；參差沃若，兩字窮形；並以少總多，情貌無遺矣。」（物色篇。）

又說：

「夫鉛黛所以飾容，而盼倩生於淑姿；文采所以飾言，而辯麗本於情性。故情者，文之經；辭者，理之緯；經正而後緯成，理定而後辭暢；此立文之本也。昔詩人什篇，爲情而造文；辭人賦頌，爲文而造情。」（情采篇。）

「爲情造文」，正如胡適之說：『要有話說，方纔說話。』「爲文造情」，就是「無病而呻」了。這幾句話，真把文學的根本，都揭明白了。他又從文學的自然不自然上去定作文時的快樂或痛苦。他說：

「率志委和，則理融而情暢；鑽礪過分，則神瘦而氣衰。……故淳言以比澆辭，文質懸乎千載；率志以方竭情，勞逸差於萬第。古人所以餘裕，後進所以莫遑也。」（養氣篇。）

這段話真精滿極了：他說的「率志」，就是說根據自己的性情思想；「委和」，就是要順自然。我們看秦漢以上的文章都是很質樸自然的。像那首：『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何有於我哉！』的擊壤歌，何等樣的自然！那些什麼甘泉賦，怎麼能同這樣的價值比較？真是「淳言以比澆辭，文質懸乎千載」了！擊壤歌自然的天籟

，作者一點不費力；揚雄那樣大文豪，只是被皇帝逼着，費了大力，竟自到他做夢見自己腸腑都滾出來，真的痛苦極了，文章的價值也就很低；真是「率志以方竭情，勞逸差於萬里，古人所以餘裕，後進所以莫遑」了！這是他建設方面的言論。

四 劉勰對於當代文學的批評方面言論

劉彥和既標出文學的自然主義，所以凡是雕琢的作品，在當時極盛的，他都加以消極的破壞；他最利害的方法，就是先定出標準，然後逐一的加以批評。例如比興篇，他就以爲：「比類雖繁，以切至爲貴；若刻鵠類鶩，則無所取。」夸飾篇說：「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；相如憑風，詭濫愈甚。故上林之館，奔星與宛虹入軒；從禽之盛，飛廉與鷦鷯俱獲。及揚雄甘泉，酌其餘波，語環奇，則假珍於玉樹；言峻極，則顛墜於鬼神。至東都之比目，西京之海若，驗理則理無不驗，窮飾則飾猶未窮矣。又如子雲羽獵，鞭宓妃以讓屈原；張衡羽獵，因元冥於朔野；變彼洛神，既非罔兩，惟此水師，亦非魍魎，而疎用濫形，不其疎乎？此欲夸其威而飾其事，義睽刺也。」事類篇說：「引事乖謬，雖千載而爲瑕。」

陳思，羣才之英也，報孔璋書云：「葛天氏之樂，千人唱，萬人和，聽者因以興詠夏矣。」此引事實之謬也。按葛天之歌，唱和三人而已。相如上林云：「奏陶唐之舞，聽葛天之歌，千人唱，萬人和。」唱和千萬人，乃相如接人；然而濫侈葛天，推三成萬者，信賦妄書，斯致謬也。陸機園葵詩云：「庇足同一亦，生理合異端。」夫葵能衛足，事機鮑莊；葛藟庇根，辭自樂預。若譬葛爲葵，則引事爲謬；若謂庇勝衛，則改事失真，斯又不精之患。夫以子建明練，士衡沈密，而不免於謬；曹仁之謬高唐，又曷足以嘲哉？」指瑕篇說：「陳思之文，羣才之俊也，而武帝誄云：『尊靈永蟄』。明帝頌云：『聖體浮輕』。浮輕有似胡蝶，永蟄頗疑於昆蟲，施之尊極，豈其當乎？左思七諷，說孝而不從，反道若斯，餘不足觀矣。潘岳爲才，善於哀文，然悲內兄則云：『感口澤』，傷弱子則云：『心如疑』；禮文在尊極，而施之下流，辭雖足哀，義斯替矣。若夫君子擬人，比於其倫，而崔瑗之誄李公，比行於黃虞；向秀之賦稽生，方罪於李斯；與其失也，雖甯僭無濫，然高厚之詩，不類甚矣。」這樣從形式上列舉的批評，在本書裏多得不可勝說。至如統括的從實質方面來批評的話，如夸飾篇說：「後進之才，獎氣挾聲，軒翥而欲奮飛，騰擲而羞跼步。」

辭人焯燁，春藻不能程其豔；言在萎絕，寒谷未足成其凋；談獻則字與笑並，論感則聲共泣偕；信可以發蘊而飛滯，波譬而駭聾矣。然飾窮其要，則心聲鋒起；夸過其理，則名實兩乖。『隱秀篇』說：『凡文氣勝篇，不盈十一，篇章秀句，裁可百二，並思合而自逢，非研慮之所求也。或有晦塞爲深，雖奧非隱；雕削取巧，雖美非秀矣。故自然爲妙，譬卉木之耀英華，潤色取美，譬繪帛之染朱綠。』像這樣的話，在別的篇章裏是很多很多，總之，他是絕力的排斥雕琢的不自然的文學罷了。這就是他的消極的破壞方面的言論了。

劉彥和在中國文學界又算是第一個的批評家，換句話說，就是中國文學上的批評，自他開始。他這種先定標準而後批評，很相當於歐洲文學上的「法定的批評」。所謂「法定的批評」的意義，就是莫爾登所說：『批評就好像個判官：他下一個判詞說那篇的藝術工夫是好的或是壞的，那篇是比較好的或是極惡劣不堪的，他先定下正確的原理，再指出瑕疵的地方；他所堅持的標準使他能做幾種藝術品的較量。這樣常被人稱爲有價值的批評。』（文學的近代研究。）在文心雕龍裏，除了以上純粹是消極的破壞批評而外，如他批評離騷經，以爲『楚辭者，體優於二代，而風雅於戰國，乃雅頌之博徒，而詞賦之英雄也。

『這就是因爲『其骨鯁所樹，肌膚所附，雖取鎔經意，亦自鑄偉辭。』所以『離騷九章，朗麗以哀志；九歌九辯，綺靡以傷情；遠遊天問，環詭而惠巧；招魂招隱，耀豔而深華，卜居，標放言之致；漁父，寄獨往之才；故能氣往轍古，辭來切今；騫采絕豔，難與並能矣。』（辨騷篇。）像這樣詳密精至的批評文學，在中國大概是很不容易找得的。此外如明詩篇樂府篇詮賦篇都有相類的批評，足見劉彥和實在又算得中國空前的一個文學批評家。

五 劉勰論文學和時運的關係

文學本質的變異性，有時間空間的不同，因爲『不問古今東西，所謂文學，都是時勢——包括時間和環境二者——自己造成的用以照自己的明鏡。』這是日本廚川白村所說的話；這樣的意思，就可以相當於這裏所說的時運了。我們中國第一能懂得文學和時運的關係的人，也是劉彥和。他說：『時運交移，質文代變，古今情理，如可言乎？昔在陶唐，德盛化鈞，野老吐何力之談，郊童含不識之歌。有虞繼作，政阜民暇，薰風詩於元后，爛雲歌於列臣，盡其美者，何乃心樂而聲泰也。至大禹敷土，九序詠功；成湯聖敬，猗歟作

頌；逮姬文之德盛，周南勤而不怨；大王之化淳，邠風樂而不淫；幽厲昏而板蕩怒，平王微而黍離哀。故知歌謠文理，與世推移，風動於上，而波震於下者。』（時序篇。）他從文學史上——的舉來證明這個道理，我且引他關係三國以後文學和時運的話來說。他以爲：『自獻帝播遷，文學蓬轉；建安之末，區宇方輯；魏武以相王之尊，雅愛詩章；文帝以副君之重，妙善辭賦；陳思以公子之豪，下筆琳瑯；並體貌英逸，故俊才雲蒸。仲宣委質於漢南，孔璋歸命於河北，偉長從宦於青土，公幹徇質於海隅，德璉綜其斐然之思，元瑜展其翩翩之樂，文蔚休伯之儔，于叔德祖之侶，傲雅觴豆之前，雍容衽席之上，灑筆以成酣歌，和墨以藉笑談。觀其時文，雅好慷慨，良由世積亂離，風衰俗怨，並志深而筆長，故梗概而多氣也。……晉雖不文，人才實盛：茂先搖筆而散珠，太冲動墨而橫錦，岳湛聯璧之運，機雲標二俊之采，應傳三張之徒，孫摯成公之屬，並結藻清英，流韻綺靡，前史以爲華涉季世，人未盡才，誠哉斯談，可爲歎息！……自中朝貴元，江左稱盛，因談餘氣，流成文體，是以世極速遭，而辭意夷泰，詩必柱下之旨歸，賦乃漆園之義疏。故知文變染乎世情，興廢繫乎時序，原始以要終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』（時序篇。）自從他看了這

機密以後，如劉知幾的史通言語篇，顧炎武的日知錄和章太炎的菑漢微言，都有相同的論調，不過此處不是專研究這個問題的地方，只好略而不談；我們只消認識文心雕龍有這一點好處就夠了。

六 文心雕龍全書的根本缺點

我們中國從晉代以後，文學的觀念就漸漸的確定；所謂「文筆之分」，就是純文學和雜文學有分別，這是文學觀念進化的一件可喜的事！所以那時就有「長於筆，長於文」的話頭。「文」就是純文學，「筆」就是雜文學，如顏延之說「竣得臣筆，則得臣文」就是一例。在古代也就有把「記事之文」叫做「筆札」的，如漢書樓護傳就有說「谷子雲筆札」的話，但是到了劉彥和齊梁的時代，這「文」「筆」纔明明白白的分而爲二。但是劉彥和矯枉過正，把這個區分打破，偏於復古一面，接着唐代那般古文傳統派出來，這個區分，就簡直不存在了！這樣始作俑之人，我不能不說是劉彥和！我不能不爲文心雕龍下一個「白玉之玷」的批評！我們在先且舉出那時代「文筆之分」的諸家的理由來，然後再把劉

彦和所主張矯枉過正的荒謬意見和所影響於他這部書的情形說一說，就可證明我這種批評，不是吹毛求疵！不是以今非古！不是苛刻！

中國純文學觀念的明瞭，這種演進的情形，要拿阮元的擘經室集裏學海堂文筆對所搜集的歷史上的證據來說，現在節錄在下面：晉書上說：『蔡謨文筆議論，有集行於世。』宋書傅亮傳說：『高祖登庸之始，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；北征廣固，悉委長史王誕；自此而後，至於受命，表策文誥，皆亮辭也。』南史顏延之傳說：『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，延之曰：「竣得臣筆，測得臣文。」』北史魏高祖記說：『帝好爲文章詩賦銘頌，有大文筆，馬上口授；及其成也，不改一字。』魏書溫子昇傳說：『張臯寫子昇文筆，傳於江外。』北齊書李廣傳說：『廣嘗薦畢義雲於崔暹；廣卒後，義雲集其文集十卷，託魏收爲之敍。』陳書陸瑒傳說：『其所製文筆，多不存本。後主求其遺文，撰成二卷。』劉師知傳說：『師知好學，有當世才，博涉書傳，工文筆。』徐伯陽傳說：『伯陽年十五，以文筆稱。』這些零碎的史料，固是可以看得出那時「文」和「筆」是分得清清楚楚的，但是對於「文」和「筆」的意義，說得最明切透澈的，不能不推梁元帝的那一部金樓子上的話了

！金樓子裏的立言篇說：『古人之學者有二，今人之學者有四：夫子門徒，轉相師受，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。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。止於辭賦，則謂之文。今之儒，博通子史，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。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，善爲章奏如伯松，若此之流，汎謂之筆；吟咏風謠，流連哀思者謂之文。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，守其章句，遲於通變，質於心用，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，辯教之宗旨，徒能揚權前言，抵掌多識；然而挹源知流，亦足可貴。筆退則非謂成篇，進則不云取義，神其巧惠，筆端而已。至如文者，惟須綺縠紛披，宮徵靡曼，唇吻適會，情靈搖蕩。』在這樣文學觀念明瞭確定的時代，偏偏這位不達時務的劉彥和就來打破這樣的分別，使文學的觀念又趨於含混！又使文筆不分！

我們看他開首在總術篇就罵那般主張文筆分判的，他說：『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筆，以爲無韻者筆也，有韻者文也。夫文以足言，理兼詩書，別目兩名，自近代耳。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，言之文也。經典則言而非筆，傳記則筆而非言。請奪彼矛，還攻其盾矣。何者？易之文言，豈非言文。若筆不言文，不得云經典非筆矣，將以立論，未見其論立矣。』他這種語在名詞的含義和推理方的式上都有極大的錯誤。因爲他自己對於「文」的含義和